

借来的 时间

保罗·莫奈 著
杨月荪 译

Paul Monette

BORROWED TIM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借来的时间

保罗·莫奈 | 著

杨月荪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借来的时间 / (美) 莫奈 (Monette, P.) 著; 杨月
荪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99-4162-2

I. ①借… II. ①莫…②杨… III. ①回忆录—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678 号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书 名 借来的时间

著 者 (美) 莫奈 (Monette, P.)

译 者 杨月荪

责任编辑 雷淑容 黄孝阳

装帧设计 纸皮儿工作室·金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60 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62-2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丹尼斯·寇普（Dennis Cope）

不歌颂最崇高的功绩将死亡

——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未完成遗稿片段一二〇

推荐序

瘟疫中见真情

保罗·莫奈的艾滋追思录

白先勇

保罗与罗杰是一对同性恋人。两人家世优渥，保罗出身东岸中产家庭，罗杰的父亲是犹太商人。两人有美国大学最杰出的学历，罗杰拥有哈佛法律博士，保罗毕业于耶鲁英文系。两人从事高薪职业，罗杰是执业律师，保罗写电影电视剧本。保罗与罗杰居住在洛杉矶好莱坞日落大道山坡上一幢华屋里，有景观、有游泳池，两人一同欧游、出入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过着美国同志圈令人羡慕的生活。保罗与罗杰相识时才二十八岁，罗杰三十二，在一起十余年，两人相知相惜，有共同爱好，文学与艺术，是一对理想的同志伴侣，两人尽情享受美好人生。

可是好景不常，因为那是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就在洛杉矶，高利亚医生(Dr. Gottlieb)发现他的几个年轻男病人免疫系统突然全面崩溃患各种疾病而亡。那是艾滋病瘟疫侵入美国的第一下警钟，此后如野火燎原，在东西岸大城，以至全国迅速蔓延，直至一九九五年，艾滋专家何大一发明鸡尾酒治疗法。艾滋病 AIDS 等于绝症，十数年间，上百万人感染，四十余万人死亡。艾滋最先侵入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先入为主，所以最初数年，患病者多为男同志，罗杰便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五年罗杰染病，一年半后身亡，保罗·莫奈(Paul Monette)这本《借来的时间》(*Borrowed Time*)便是记载他的爱人罗杰患病十九个月来两人生死与共，抵抗艾滋的回忆录。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即刻引起巨大回响，获得“笔会”非小说类文学奖。这是美国第一本个人经历艾滋风暴的纪实录，也成为艾滋文学的经典之作，出版二十年，其感人震撼力量，迄今未减。

《借来的时间》可分两个层面：首先这是一部记载艾滋病肆虐人体惊心动魄的档案。艾滋病是二十世纪人类所遭遇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初登陆美国，美国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阵张皇失措，恐惧莫名。因为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病因病源、传染途径一无所知，又因第一波患者多为同性恋者，美国社会一度误解艾滋病为同性恋群体特有疾病，遂引来美国保守人士对同性恋者恶意攻击，称艾滋病乃上帝对同性恋患者的“天谴”，艾滋病受污名化，变成难以启口的社会禁忌，里根总统右派政府竟然长期对此侵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视若无睹，噤声不提。在如此荆棘满布、阻碍重重的社会背景下，保罗·莫奈这本《借来的时间》的出现，可谓晴天一声霹雳，震破了当时的社会禁忌，把艾滋病如何将人凌迟至死的恐怖事实，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保罗·莫奈以极大的勇气，毫不保留的将他爱人罗杰自染病之初，十九个月来，逐步消耗，受尽折磨以致于死亡的点点滴滴，巨细无遗的记载下来，成为一部艾滋病例完整的纪录。同时他又将周遭朋友，一一被艾滋击倒吞噬的残酷事实描写得历历如绘，因为艾滋病末期病人，免疫系统全面崩溃，各种伺机性疾病集于一身，有人全身瘤肿，有人腹泻不止，羸瘦不成人形，失明、神经错乱、接踵而来，最后大多数死于肺炎。《借来的时间》是一部艾滋百科，读来撼人心魄。

美国同性恋者平权运动自一九六九年石墙酒吧事件揭竿而起，经过七〇年代波澜壮阔，冲击到法令规章、社会习俗、学术研究、政治导向各种层面，同时与黑人及妇女平权运动齐头并进，一时声势浩大，进入八〇年代，正往高峰迈进，而许多同性恋者亦误认为解放运动天国在望，于是尽情放纵享乐，不想艾滋风暴突然来袭，对同性恋者平权运动不啻当头棒喝，重挫士气，让正在初尝解放自由的美国同性恋者，从狂热陶醉中清醒过来，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及处境。八〇年代，艾滋浩劫在美国夺走数以万计的青壮年生命，制造出无数的悲剧结局。许多患者一夕间变成“贱民”，被社会家庭所弃，亲友纷纷走避，甚至连多年相

伴的爱人也因恐惧离去，最后一一孤绝死亡。但艾滋病的突袭也在二十世纪末给人类带来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在这场瘟疫肆行的时刻，人性本善的光辉亦会骤然升起，照亮黑暗。

保罗与罗杰的故事，正是这场瘟疫中见真情最动人的见证。《借来的时间》不仅描写罗杰患病十八个月间，保罗如何衣不解带百般呵护，也详细描述两人的亲友对他们的支援与同情。罗杰的父母知道儿子罹患艾滋，只有疼惜，没有责怪，保罗本人的父母知情后，对两人亦十分体谅，尤其是保罗的弟弟鲍伯，是个坐轮椅的残障，可是对哥哥遭受的痛楚，尽力安慰，不停的打气加油，深更半夜，鲍伯常跟保罗通电话，给他出主意，手足之情，溢于言表。罗杰人缘好，朋友知道他有难，多表同情。保罗·莫奈写这部艾滋追思录，出于极端痛苦，句句肺腑之言，他如此开头：“我不知道在我死之前能否写完这本书。”保罗自己也染上了艾滋，大概是罗杰传给他的，可是书中没有半句怨言。保罗·莫奈并没有被艾滋击倒，接着他又写了一本自传——《成人之道：半生纪实》。是写他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艰辛的成长过程，这本书获得美国最高荣誉奖：国家书卷奖。保罗·莫奈于一九九五年死于艾滋病，他亦因艾滋成为名作家。

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后，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大降，但此种疗法并不能根治艾滋，只能缓解，而艾滋对全人类健康的威胁，并未稍减，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数字足以说明其严重性。全世界迄今已有七千万人患上艾滋病，其中四千万人已经死亡。患者大多数在非洲，但全球几乎已无净土。患者十分之一为同性恋者，其余为异性恋者，华人世界中，联合国宣布中国大陆已知有八十四万病例，但何大一严正警告：二〇一〇年，中国艾滋病患者可能遽升到一千万。台湾卫生署宣布艾滋病例近两万人，据医学界计算，不知情的带原者应加十倍，即有二十万人，这已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据。而台湾历届政府都未能真正正视这个威胁台湾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规划一套有效防治艾滋的办法来，教育

宣导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保罗·莫奈的《借来的时间》是一部艾滋“醒世恒言”，美国二十世纪八〇年代那一场艾滋大灾难足以让我们借鉴警惕。

译序

爱的试炼

杨月荪

真可借用本书原著开章的第一句话，来描述中文译本最终得以出版的沧桑历程与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原著 *Borrowed Time* 开头是这样说的，“I don't know if I will live to finish this.”我也要說：“我真没想到本书中文译本能在我寿终之前得以出版。”

记得根据媒体报道，艾滋病(AIDS)死亡病例最早于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矶发现，只知是一种类似癌症、无药根治的传染病，死者是一名同志。报道一出，马上引起医学界及社会注意，大幅报道，然而这项“绝症”却与男同志画上了等号。这本书于一九八八年出版。也是带原者的莫奈在身心交疲的状况下所记述的爱侣的勇毅奋战病魔，两人相互间的信誓与所承受的世人憎恶与无知的煎熬。《借来的时间》一九八八年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不过，书出版，作者也亡故之后，本书却获得美国全国书评一九八八年最佳传记奖提名与一九八九年美国西部笔会文学奖最佳非小说奖两项殊荣。不知这是否有些意味着借对他本人的追思以唤起世人对艾滋症的正视。但无论如何，《借来的时间》之真实感人与所发生的强烈效果则是不在话下了。

在台湾，大约是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晚期吧，艾滋病也开始涌现且蔓延开来。在那时代，莫说“同志”，连所谓“出柜”一词好像尚未经传播媒体引用呢。艾滋病在台湾涌现之后，经媒体报道：社会上对同志的“病态”性生活方式与少数以招摇为能事的“作怪”反叛行径是一片挞伐之声。相信这对不久之后，台北同志群体开始认真自省，积极促动有组织

的理性社会运动以争取本身应享的人权与应获得的尊重，是有相当的正面影响的。

不久，旅美作家白先勇寄来原著 *Borrowed Time*，推荐这是一本感人且很有可读性的好书，我应当好好把它译成中文，让海内外华文读者也能分享，并求取对艾滋病应有的正确认识，大家共尽一份预防此一绝症自救、助人的责任。起先，我的反应也不是很积极的，因为觉得在那个台湾社会对同志仍未能平心接受的时代，如此一本争议性必定强烈的书可能不易接受，这本篇幅蛮大的著作可能出版后市场不大。但我开始仔细阅读之后，真的被原著作者真实、毫不煽情的刻画与精致的撰写大大感动。于是就在大约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开始翻译。如今回想起来，真的不知多少次被原著感动、震撼得泪眼模糊，情绪激动得译不下去，只想痛哭一声！

本书译本大约费时一年多完成之后，我四处寻找出版机会，大约不断碰壁了五六年之后，仍是一鼻子灰。所幸，经白先勇先生的推荐，允晨文化决定出版！算来，从译本完成到今天，《借来的时间》总共已经欠了二十年的岁月了。如今梦想得以成真，身为译者见到自己领养的“孤儿”有了可以安身的出头之日，我能不激动得在这里提及本书出版漫长的崎岖路程与自己宿愿得偿的“感恩”吗？

至于艾滋病目前的发展近况，特别是全球性各界人士的认知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茫然、恐慌与教育，毕竟是今非昔比了。从本书作者当初对艾滋的全然无知，四处奔走，迹近乱病求送寻觅秘方，受尽煎熬终难逃一死；一般侥幸者自满、无知地认定自己不是“异类”，怎可能染上这种“黑死病”？社会大众也是无知加偏见，对艾滋病患者残酷地加以羞辱与谴责；连先进国家政府也迟至近年才正面、认真地提出对艾滋症作出应有的正视与防治政策。更重要的是，自联合国到全球各国官方与民间有力人士在今天已认真共同努力推展防治艾滋症的计划并大力推广安全性生活的教育活动。这是十分可喜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医学界已疾声警告世人:艾滋症在今天仍是全球威胁人类生命最严重的传染病,虽然在有些地区此一疾病已有了预防与控制病情扩张的效果,但有些地区却有蔓延情势愈发难以收拾的态势;特别是近一二年来又发现了一项新的顽强艾滋症病原,而且受感染的病患多属青年人与青少年。这显示了艾滋病的预防与安全性教育的推广仍有待加强。这又令人遗憾地联想到,许多全球性的基本教义派宗教人士顽固地反对社会与学校推行安全性生活教育的有效预防措施。他们蒙昧的意识形态仍将性行为与道德紧扣在一起,不遵行科学性的预防途径教育青少年正确使用保险套,却近乎天真地告诫他们要学习“禁欲”。在同时,医学界至今在艾滋病防治疫苗的研究发展上仍未有重大突破,也令许多悲观人士怀疑医学科技界是否受到了全球性政治与金融势力的遥控影响。例如,何以艾滋病蔓延严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局不断疾呼医学先进国家应降低目前市面上控制艾滋病病情增高的昂贵药价,不应严苛把守其专利,不发挥医药救人为先的博爱精神。一些富裕国家如美国,宁可日耗上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反恐”战争,在艾滋病防治的预算上不做更大的投入,这与多位世界首富捐赠百亿资金援助全球艾滋病患的慈善且方向正确的义举相比,实在令人难解且不齿。似乎,仍在伊拉克忙于反恐战争的美国已将艾滋病的蔓延视为世界性的饥荒,无能为力也顾之不及了。

总之,我认为我们社会大众除了本着自救救人努力遵行并继续推行安全性生活的教育与措施之余,在心理上还是应保持“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将艾滋病视为一种若不认真防治,人人都难逃风险的传染性病,而非什么见不得人的稀有隐疾。一如善尽天职的医生与护士,我们要学习他们有病人来就医就尽力帮助他们医治,不能因为是艾滋传染绝症就避而远之,甚或弃之不顾。

论及《借来的时间》原著的文学价值,作者莫奈以其真挚、朴实、毫不煽情的精致,撰写了心中的激情火焰与强烈感受的失落感;无怨无悔

地记述了爱侣与他本人历经的十九个月的真实煎熬；本书感人的可读性极高，阅读之后而不饮泣是不可能的事，这也是原著的成功之处。譬如他生动无华地记述了为了保护爱侣虚弱的细菌免疫力，他连开门、关门之后都立即清洗消毒门把手……两人强忍悲恸与恐惧，仍按爱侣病发前的原定计划去以往常去的远地海边度假，坐在沙滩上，面对夕阳，忍着眼泪地回溯景色依旧的温馨往事，令人读了真个刻骨铭心、感慨万千。他们的爱情故事是纯粹的人性与全然的真实。《借来的时间》不是所谓的“同志文学作品”，而是一部温馨如诗的感人最佳作品。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

推荐序

瘟疫中见真情 / 白先勇	1
--------------	---

译 序

爱的试炼 / 杨月荪	1
------------	---

暗影	1
----	---

圣诞颂	31
-----	----

离去	55
----	----

爱在艾滋蔓延时	85
---------	----

浮游群落	111
------	-----

死亡天使	135
------	-----

漫长的旅程	159
-------	-----

夜尽之前	185
------	-----

大难来临	211
------	-----

敌人	237
----	-----

借来的时间	261
-------	-----

荒凉	293
----	-----

暗 影

“我不知道在我死之前能否写完这本书。”

我不知道在我死之前能否写完这本书。我如此断言自然有自不量力之嫌,然而谁还计较呢?或许我在圣诞节之前一个月之间目睹了太多的病痛与死亡,因而一种命中注定的现实主义远比奇迹对我更有慰藉。我只知道:病毒已在我体内蠕动了。它才不管我们怎么分类呢——什么时候病情全面爆发,什么是与艾滋病相关的病症,什么只不过是不适与疲惫?没有人能破解时间的谜底。我每天两次服用从墨西哥蒂华纳城(Tijuana)取得的药剂。那些说我精神有多好、气色有多佳的朋友,正是最早向我保证很快就有医学突破的人。他们似乎不了解的是,我为了救我朋友的命早已用光了自己所有的乐观意识。如今他已走了,而我自己健康的命运既非半满也非半空。只是一半。

同样困难的,自然是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如今我周遭的世界是由它的终结来下定义了——墓碑上连字号后面的日期。罗杰·郝维茨,我热爱的朋友,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在确诊后的第十九个月零十天。这是唯一的不会再有的真实日期了,它在情人们的所有假日上投下了冰冷的阴影。在十月的那个长夜之前,没有任何一天能够取代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那天春分——罗杰确诊艾滋病,我们开始被放逐月球。

事实上,没人知道艾滋病该从何处谈起。今天,在这个灾难的第七

个年头，我洛杉矶的朋友们几乎已不再记得这种病出现之前的日子是何等的感觉了。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纽约死亡人数的增高，之后是旧金山，好几年之后才蔓延到我们这里来。它的来临有如恐怖的缓慢降临。起先，你身上佩带了上百种不同的护身符，将它远远地挡住。之后，有你认识的人住进了医院，顿时，如日中天，全面进入了应战状态。他们忘了告诉你，不会发给你任何一种武器。于是你用手边任何东西拼制了一件武器，就像牢狱里的犯人把一只汤匙磨成一把小匕首。你勇猛地奋战，你狠毒地奋战，但你无法比它更狠毒。

犹记得一九八二年二月里的一个周六，我与罗杰开车沿着十号公路去棕榈泉探望他父母并共度周末。罗杰驾车，我念《鼓吹者》^①刊出的一篇文章给他听。文章的标题是“性使我们生病吗？”这个疑问带有些微的讽世意味，这种都市人的酷味在今天几乎已天真得近乎虚伪了。不过这篇文章写得并不矫饰。这是我读过的第一篇深入报道，它陈述了在当时仍属最零碎谣传的隐晦的非事实层面。只不到半年之前，疾病防治中心(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才收到首宗艾滋病例的报告，但报章并未加以报道，至少洛杉矶没有。我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日记上记载了有关一种“同志癌症”的含糊报道，但对这是怎么回事一点概念都没有。如果当时有任何人了解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会问是哪种人的癌症？

我仍确切记得当时我念这篇文章时脑海里在想什么，虽然现在我已记不清那篇文章的细节了。我在想：怎么不会是我呢？我尽量想找出自己能幸免的一个模式。那是其后几年间我观察到的指数成长的一种拒绝接受、否认其存在的心态，但在当时我只感到如释重负而已。因

① 《鼓吹者》(The Advocate)杂志创刊于1961年，是美国历史上发行最长的面向同性恋者的定期杂志之一，并以严肃探讨同性恋者反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力等议题为主要内容。该杂志目前已被面向同性恋者的网站与媒体“Planet Out”收购。本书译注均为编者所加。